

低空利剑

■陈典宏 周乐文 杨元庆



红日初升，铁翼飞驰，第75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架桥直升机掠过“一树之高”，向目标地域上空突进。战机有节奏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像一首雄壮的乐曲，让人心潮澎湃。

抵近，悬停……伴随着钢铁旋翼卷起的狂风，搭乘战机的突击步兵从天而降，垂直加入战斗。

这一幕低空作战新景观，让营长王超心生感慨。从昔日陆航团参谋到空中突击旅直升机营营长，他深切感受着这支新质作战力量从无到有、逐步成长的腾飞律动。

近年来，这支部队按下了战斗力建设的“快进键”，聚焦实战，对接实战，紧扣实战，把陆军这柄低空“利剑”打磨得更加锋利。

果有空中火力支援，我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

“丛林地形复杂，草深树高，我们在明处，‘敌’在暗处，直升机在低空飞行反而更容易遭到攻击。”突击队员们恍然大悟，急忙采用隐蔽迂回包抄的战术，成功破袭“敌”指挥所。

随着演练进行，前沿侦察分队传来可靠情报：前方丛林发现“敌”指挥所位置。有了刚才的经验，队员们准备再次呼叫空中火力支援。谁知这一次，黄秋雨又站出来反对。

“丛林地形复杂，草深树高，我们在明处，‘敌’在暗处，直升机在低空飞行反而更容易遭到攻击。”突击队员们恍然大悟，急忙采用隐蔽迂回包抄的战术，成功破袭“敌”指挥所。

以空中视角巧妙解局陆地战场，这不仅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新角度，更是一种陆空结合的体系作战思维的更新升级。

陆空力量携手作战，两次临机处置，给官兵带来更多思考，也让黄秋雨逐步接近心中的那个答案：空中突击并不是步兵与陆航简单的叠加，而是融合二者优长的新质作战力量。

与突击步兵营的战士们相处久了，黄秋雨也慢慢有了新的感悟：驾机大角度机动或是遭遇乱流颠簸，可能造成身后搭载的突击队员晕机；机降点或者降落时机选择不好，可能给突击队员带来未知的危险；驾机悬停高度过高或状态不稳，可能导致突击队员在机降时受伤等。

此后，每一次驾驶战机翱翔蓝天，黄秋雨总会不由自主地把直升机飞得更稳一点，把机降点选择得更安全一点，更符合步兵战术要求一点，因为他的脑海里总想着：“身后的机舱里，还有一群情同手足的突击步兵兄弟。”

如今，黄秋雨常说：“过去考虑的是我行不行，现在更多考虑的是我们行不行。”

上。向勇是旅里响当当的尖子，训练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也从来没有掉过链子。那一刻，他只想把头往地里钻。

后来，向勇才知道，第一次进行空地融合机降训练，有的官兵没有清晰感知战机晃动的幅度，落地时摔了跟头；有的官兵晕机严重，在机舱内就头暈目眩，落地直接呕吐……

“任何战斗行动，都必须融入体系的大棋局中考量，才能赢得最终胜利。”这件事，让突击步兵营的官兵意识到单靠打得准、跑得快、投得远的传统步兵技能，已无法适应突击步兵的作战需要；他们必须加快实现军事训练转型升级，才能适应空地一体的建设发展要求。

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不会就练什么。不久，新大纲下发施行，向勇欣喜地发现，原本只属于空勤官兵的抗眩晕训练，被列入突击步兵的体能训练课程。旋梯和固定滚轮，是抗眩晕训练两大关键训练器械。看完飞行员的教学示范后，第一天上固定滚轮，很多官兵因动作不协调没控制好重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能转过一圈。

这是一道必须跨过的坎。第二天训练前，看着战士们略显迷茫的眼神，向勇开始给大家打气：“别人能学会的，凭啥我们学不会。别气馁，坚持就是胜利！”

作为新质作战力量，在这支部队，“首次”从来不是新闻，每一次跋涉既是坚守又是开拓。战士们深知这个道理。此刻，听了班长的一番动员，他们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一个月后，突击步兵们迎来了阶段性考核，担负在前沿地域实施机降突击行动任务。时值晌午，天气炎热，机舱内温度超过40℃，人人汗如雨下。

舱门打开，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突击步兵们鱼贯而出，抓绳转体，登跃离机，连续完成整套机降动作，并快速突入，成功拿下“敌”阵地。

这一次，他们用实力打消了质疑，用“从天而降，垂直突击”的行动证明了自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让陆军空中突击新质作战力量彰显锐利锋芒……”抬头仰望蓝天，突击步兵营营长唐鸿毅自豪在胸。

作为空地融合的关键一环，唐鸿毅深知新质作战能力形成是一个不断攻坚克难的艰巨过程，谁能在破解难题上

抢占先机，谁就多一分打赢的胜算。

去年底，唐鸿毅按年度计划，上报空地融合创新战法研究。一套看似流程顺畅、聚焦实战的演示方案，却受到旅领导批评。批评很无情，却令他警醒：“站在地上想天上的事，根本不能将直升机的特长和优势发挥出来。”

对于直升机的特长和优势，唐鸿毅首先想到的是“快”。当了十多年的步兵，这个字对唐鸿毅来说可谓刻骨铭心。

兵贵神速，唐鸿毅记得此前几次演习，因为部队在山岳丛林地带行军缓慢贻误了战机，导致战斗失利。他不止一次感慨道：“如今再遇到当年同样的任务，可能旋翼一转，步兵以前一两个小时的路程，现在10分钟就到了。”

“快就意味着先‘敌’发现、先‘敌’打击，在战场上就能够创造一切可能。直升机不仅是‘快’，更有‘奇’的优势，能出现在战场上任何意想不到的位置。一次次空地融合训练，让唐鸿毅深刻意识到，如果只把直升机当成单纯的运载工具来看，那空中突击力量应有的作战效能就永远发挥不出来。”

身处变革的时代，“变”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变，就要突破思维局限，把目光投向未来战场。

突击，突击，绝不能把难题留在昨天！翻过思维观念这座“山”，唐鸿毅在抬头看天中，渐渐跨过了能力提升那道“坎”。

又一场红蓝对抗打响，侦察要素报告蓝军多批次空地兵力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来袭。初次交手就频出狠招，眼前的场景让唐鸿毅心中一惊。

这一次，他充分利用空中突击力量快速机动作战优势，果断采取正面与侧面佯攻、后面迂回突入的作战方式，最终锁定胜局。

金色秋阳洒向大地，铁翼划破空气产生巨大的轰鸣。唐鸿毅大步行走在宽阔的机场，目睹着一架又一架战机启动引擎，掠地升空，渐行渐远。

“起飞就是迎敌，升空就是作战！”机场塔台那一行醒目大字，如一抹鲜艳的亮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因一个理想和悬念，近十年来，我数次走访胶东半岛，寻找1942年冬胶东八路军那道教民于战火的无声命令。

2022年是马石山突围80周年。初秋时节，我专程来到山东威海的乳山市，虔诚地寻遗址、查史料、进农户、听述说，发现了许多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细节。在上石棚村、下石棚村等村庄，我拜访了多位八九十岁的亲历者。当年亲历突围的村民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大都年迈健忘。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当年的感人故事和英雄身影在我眼前一再浮现。我一次次被感动和震撼，思绪时常沉浸在那壮烈场面……

在乳山市诸往镇上石棚村，93岁的王晋乾老人向我们娓娓道来：1942年11月22日这天下了场小雪。晚饭后，俺村民兵就跑到东山顶上侦察，说汪水、育黎、社庄一带星火点点的，那是鬼子点的火堆。第二天傍晚，鬼子奔我们这一带了。当年我只有十来岁，跟在父母身后。父亲边招呼乡亲们“快跑”，边把我们送到东马石山后的山洞里藏起来。我只听到机枪像风一样呼呼地响，天上还有两架飞机。后来老人们说，是八路军救了我們。

1942年冬，日本侵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拉网合围，妄图一举消灭胶东八路军主力 and 党政军机关。“扫荡”历时40多天，马石山是重要合围点。马石山高山林密，山势险峻且天然洞穴多，敌人拉网式“扫荡”，迫使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向这里。

11月23日夜，方圆数十里内数千名群众和八路军数支小分队被困于马石山区。日军在山下燃起层层火堆，密布岗哨，形成包围圈。来自胶东各县的7000多名群众被日军合围在马石山里，身陷绝境，命悬一线。日军把包围圈越收越小，即将发起总攻。被困在包围圈内的部分八路军指战员，本可以突围，但看到漫山遍野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各化整为零的部队虽然没接到上级统一的命令，但是都不约而同发起了救援父老乡亲的突围作战，舍生忘死掩护群众突围。他们是奋力突围的十勇士、十八勇士、十六团团部及3个营、十七团七连、东海独立团二连一排……整班、整排、整连的八路军指战员洒血马石山，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泣鬼神般的壮歌。

在崇山峻岭里分散突围的状况下，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手段的年代，在百姓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各部队指战员耳畔统一地、自觉地响起“先帮百姓突围”的命令。这么一道神奇的命令，无声、无形，却让八路军指战员甘愿用鲜血和生命去执行。

23日那天夜里，八路军五旅十三团七连六班的10名战士，在执行完任务途经马石山时，看到身陷绝境、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他们毅然决定放弃归队，留下来帮助群众突围。班长王殿元与当地群众研究突围路线，并安慰群众不要惊慌、听从指挥。经过侦察，他们决定利用敌人包围圈大、兵力比较疏散、敌明我暗等

无声的命令

■厉彦林

有利条件组织突围。深夜，班长王殿元和战士们把第一批群众分成两队，顺着1500米长的山沟向预定突围的沟口转移。趁着火堆旁的日伪军人困乏，王殿元带领3名战士悄悄干掉哨兵，迅速扑灭两堆火，护送200多名群众顺利突围。突围后，战士们趁夜色迅速返回马石山，全力营救其他群众突围。

十勇士顽强阻击节节抵抗。拂晓前，他们第4次返回马石山后，有7人战死在通向主峰的山路上。班长王殿元和机枪射手赵亭茂等3人，退至主峰偏南平顶松下时已弹尽路绝，日军蜂拥而上企图活捉。最后时刻，王殿元等3名同志砸毁枪支抱在一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鲜血染红了山岗。

历史将永远铭记英雄壮举。马石山这座形似骏马的山脉跨过沧桑岁月，披着崭新的绿装，奔腾呼啸着向前。1972年，马石山主峰上的马石山烈士陵园建成，后又建设了“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

我们瞻仰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时，天下起了雨。在风雨的呼啸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战士们奋力突围的激烈场景，听到了他们的呐喊声。雨停之后，我专门到山坡上的“马石山十勇士纪念碑”前深深三鞠躬，深情缅怀长眠于马石山的民族英雄。救民于战火的英雄走了，鲜活的生命若流星划过苍穹，但他们英勇的事迹光耀历史，温暖心灵。

一道风景……

渤海湾畔，东海云天，椰林机场，这海防阵线，无限天空，是战士的阵地，也是军属的阵地。

陈师长的老伴张阿姨是位军医，医术精湛，说话轻声慢语，给人一种亲近可信的感觉。战机在天地间呼啸而过的响动，可能会让普通人觉得震撼、惊叹，但对于张阿姨这些飞行员的爱人们来说，战机的呼啸声就是最熟悉和美妙的乐曲。只要听到这天上之曲奏响，她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慢慢抬头望向窗外。

年轻时，张阿姨与飞行员丈夫，同在海防线上的部队工作。外场飞行时，若没有患者就诊，门诊楼的三层露台上，偶尔会看到几位女军人右手搭在眼眉上，聚精会神地望向蓝天。她们都是飞行员的妻子或未婚妻。张阿姨不愿打扰她们的妻子，转身回到医生办公室，推开窗子，踮起脚尖探身远望，静静聆听海天之间传来的阵阵轰鸣……

直到听见院子传来汽车的声音，伴随着参加飞行保障的值班军医、护士、卫生员们的说笑声，张阿姨才长舒一口气，她知道今天飞行课目安全结束了。

空战英雄舒积成的妻子得知丈夫的一位战友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后彻夜难眠，给远在海防前线的丈夫写信：“为了长空的安宁，为了白云的纯洁，他们将一腔碧血洒在九天。每当看到夜空中那一颗颗晶莹光洁的星，就会想起他们明亮的眼睛。这些有名的、无名的星星闪烁，夜空方显得如此辉煌。每当我站在这坚实的大地上，遥望灿烂的星空，我的心总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激动。”

一位飞行员妻子接受采访时说：“美丽光环的背后蕴含着艰辛与不易。每当战机飞上蓝天的时候，我的心总是和战机一起飞翔，和飞行员一起飞翔，等待着他的如期归来……”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长征

第5607期



中国银行行动 (中国画, 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大展暨第15届全军美术展入选作品) 张 蕊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一架架战鹰喷烈焰，从眼前跑道上腾空而起。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人瞬间心跳加速。

那年，23岁的我从军校毕业，初进飞行外场，一架架雄鹰飞向海空的震撼场景，使我久久难以忘怀。从此，这支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海空雄鹰成了我的亲密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迎风奋起的身影，至今时常在我的记忆中闪动。

白净的小李，一脸的孩子气，喜欢摄影，爱好读书，写得一手好字，说话风趣幽默。

他对我手中的相机感兴趣，我对他的战鹰感兴趣，兴趣的桥梁架起友谊的通道。我俩在外场飞行员休息室初识，后来成了知心战友。

小李有个厚笔记本，没事时总爱写上几笔。我初以为这是青春心灵的旷野：写诗歌写心语写感悟，写年轻人的一切情思。有次聊到兴奋处，我道出了心中的好奇。欢声笑语里，他将神秘的本子豪爽大方地翻开在我眼前。我定睛浏览翻动：写满驻地天气，写满飞行数据，写满关于战备训练的实践与思考，写满机场周边的山峰、村庄、河流、海岸。

一串串技术参数，一个个飞行术语……面对厚厚的笔记，我似乎知道了些什么，又似乎不甚明白。翻动中，一段“侧风”的文字映入眼帘，我好奇地向小李寻根问底。啥叫侧风？为啥侧风？

他说，咱们机场地处山海之间，因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飞行中会有不规则侧风刮来，起飞降落若遭遇侧风，心中必须有应对的策略，否则侧风会冲击即将着陆的飞机，轻则保持不好原有降落轨迹，

重则偏离航线出现事故……

望着我云里雾里的模样，他哈哈一笑：“这么说吧，风雪中咱们都顶风走过，阵风或侧风吹来，人或放低身姿或侧身，目的都是稳定重心防止摔倒。啥叫侧风？一句话讲就是保证飞行绝对安全，锻炼飞行员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山风海流，潮涌气旋，飞行员也需要学会观天。我向过气象预报员，对方感叹：“机场侧风，来去无踪。”我想起有一天在塔台上，指挥员手持话筒喊救命令：“拉起来！复飞防侧风！”我才感受到了侧风乱流对飞行的严重影响。

我也亲眼看到过，新飞行员战友遭遇侧风的险情。

一股白烟，一架飞机落地。正在埋头记录灵感的我，突然听到战友们一阵惊呼，抬头看时，机头已稍稍偏左，从跑道中心冲向左侧。好在飞行员随后稳住方向，战机在跑道上逐渐减速，最终安全停住。身边的战友说，这个新飞行员前期预判有误，遇险沉着临危不惧，处置得还是不错的。

复杂的飞行环境考验着新飞行员，也要求老飞行员时刻保持专业和警觉。与马大队长在飞行员休息室外相遇时，他刚刚荣立二等功。细观面前的飞行大队长，国字脸、壮身材、大眼睛，握手有力、谈吐爽朗，故事有趣。

我问他：“马大队长，刚从海空下来啥感觉？”

海空星辰

■李朝俊